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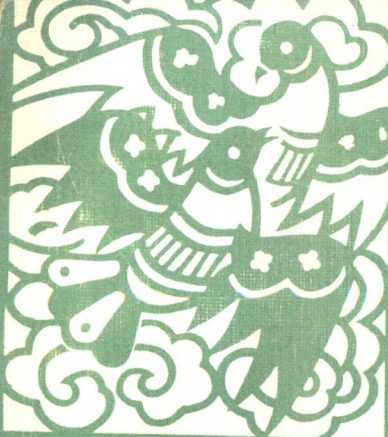
杜芳琴

賀雙卿集

余明善題



中州古籍出版社



贺双卿集

杜芳琴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贺 双 卿 集

杜芳琴 著

责任编辑 钟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天津营光胶印厂印刷 (汉沽新开中路 74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 印张 19.3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册

ISBN7—5348—1010—8/I452 定价 6.80 元

序

舒 芜

小时候翻看《西青散记》，大致记住了作者史震林是清代一位江南才子，他和几个才子朋友，发现了一位才女佳人双卿，有着绝世才华和绝代姿容，却嫁给一个愚昧粗鲁凶暴的佃农为妻，于是，家穷，作苦，夫暴，姑恶，体弱，病重，重重苦难集于她的一身，她希望能认识几个才子，果然幸而遇到了史震林等人，狂热地崇拜她，欣赏她，同情她，到处替她扬名，一部《西青散记》里，便抄录了她的许多诗词文章，详细记录了她的苦难生活以及才子们同她的交往。不知怎么的，我不太喜欢这书，后来也没有机会再看。我听说，双卿此人是否实有，是不是史震林的寓言虚构，学术界有人怀疑。我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只觉怀疑是有理由的。我又听到有人批评《西青散记》的文章太才子气，太漂亮，我也颇以为然。就这样，我把此书此人长期搁过一边。

直到最近，杜芳琴女士要我为她编注的《双卿集》写一篇序言，我受而细读，特别细读了杜芳琴女士的自序和她的三篇研究文章，领会到她是总结了历来的双卿研究成果，立足于细致认真的考证，而又从中国文化史、中国妇女生活和妇女文学史的宏观视野着眼，透过双卿，揭示了十八世纪江南农村妇女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揭示了“佳人情结”与“才子渴慕”这样一种两性关系的模式及其文化意义，实在是一部很有功力的著作。我没有学力来作全面的评价，只能谈谈印象最深的两点：第一，双卿其人的

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我一向不太喜欢《西青散记》，并不单是因为它的文章太才子气的缘故。

关于双卿其人的真实性，杜芳琴女士作了多方面的论证，其中最说服我的一条是“本证”，即《西青散记》里所录的双卿的诗词，比史震林等才子的唱和之作好得多，不是史震林所能虚拟伪作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持论颇高，见解不凡，他对双卿词便极口推许。缪荃荪、顾颉刚的评价也很高。杜芳琴女士引了陈、缪、顾三家之论，但是指出才子们的诗词中，有某某一两位的一两篇不包括在不及双卿之列，这自然是她的立论更加审慎之处。此外，她指出《西青散记》是把双卿置于同才子们的交往关系中来写的，而史震林的那几位才子朋友，他们的生世和行踪，颇多可考，这也是双卿并非虚构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那么，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西青散记》，其实也就是不太喜欢双卿其人呢？这次细读杜芳琴女士的研究文章，明确了一点，原来双卿其人，除了才高、色美、境苦、情幽四个方面而外，还有一个方面：德贞。她还是一个贞孝之妇。她在丈夫和婆婆的百般虐待之下，任打任骂，忍饥忍痛，带病带伤，吃饭时被罚不许吃饭，在一旁干着舂米之类的重活儿，还是满脸含笑。她爱洁净，她的丈夫却是狐臊刺鼻，脖子上的垢腻搓可成丸，劝他洗一洗他就大怒。她爱写读，丈夫和婆婆一看到她拿书磨墨，便要恶骂。她就是这样的丈夫的贤妻，这样的婆婆的孝妇。她钦慕才子，禁不住要和才子们诗词唱和，诉诉苦难，但是她坚持“发乎情止乎礼义”，表白自己绝对忠于丈夫，不厌弃丈夫。她把今生的受苦看作前世的“宿业”，今生正要甘心忍受，要以贞孝之德和对佛家的信仰，为来世修行，好转生为一个男子，她说她的诗词正是要为天下的“薄命佳人”树立一个忍苦全贞的道德楷范。她甚至矫情地歌唱她夫妇之间仍然有着爱情和幸福，把她那愚昧粗鲁脏臭凶暴的丈夫称为“仙郎”。……而史震林等才子的崇拜双卿，不仅

是由于她的“色艳”“才慧”“情幽”，更主要的还是敬佩她的“德贞”，色才情都是更加重了德的份量。

这样，我明白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西青散记》其书和双卿其人了。大概小时候翻看，看到双卿的苦难，能够同情，看到双卿的贞孝，却无法理解，觉得这样的人物太古怪，所以后来听说有学者怀疑其人的真实性，便不禁倾向于同意。《西青散记》固然是才子文章，才子爱慕佳人，原也平常，可是这里的才子气，却又同道学气混在一起，特别觉得可厌。或者该说，封建的才子，本来都是道学的，有时看似矛盾而实不矛盾，史震林这一班才子恰好集中地表现出来。例如，有三位才子曾经讨论“佳人失节”的问题，一个说：“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一个说：“吾则以一副痛泪哭失节佳人。”第三个说：“佳人失节，思之亦必自哭；不自哭者，安得闲泪哭之？”他们认为，佳人不论怎样沦落不偶，不论所偶的是怎样不堪的丈夫，都必须为丈夫守节，保证丈夫对自己的性占有权，这才是天经地义，失节的佳人比沦落不偶的更可痛哭，她自己先该痛哭而死，否则旁人又哪有闲泪去哭她？

才子们为什么这样关心佳人失节的问题呢？原来，他们自己恰恰就是竭力要诱使佳人失节也很可能使佳人失节的力量。如上述第三位才子，那么义正词严地责备佳人失节的，名曰段玉函，他正是自己家里也有同他诗词唱和的妻子，却又向双卿百般挑逗，遭到双卿的拒绝的。这种才子的逻辑是：天下佳人才女本该我才子享受，多多益善，佳人遇人不淑是她的不幸，她没有归我享受却是老天欠了我的一笔帐；我挑逗她，是我的多情，我的权利；挑逗倘若成功，是我的“艳福”，然而却是她的失节，在我是风流韵事一件，在她则是永远不可饶恕的最高的罪孽。本来，为天下男子计，最妥当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然而对于才子来说，愚妇人究竟无趣，所以最好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女人，有才有

色，供我欣赏，遇人不淑，供我同情，在相当程度上知情识趣，同我诗词唱和，而终于不出大格，不背叛她的丈夫，不树立侵犯神圣夫权的坏榜样，这就调和了才与德的矛盾，当然更加理想了。这种理想，要求女子生为美人，学成才女，骨肉都达到高度完美，然后以肉体供奉一个愚昧粗鲁脏臭凶暴的丈夫，同时又以才调风神，包括身世不幸的楚楚可怜，娱悦一班风流自赏的才子，而二者并不相悖，实在想得太过周到了。

这种理想，当然是男性的极自私极残酷的理想，也是极矛盾极荒谬的理想。现实的女性当中，真会有符合于这个理想的么？据说竟然就有，就是双卿。那么，她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男性才子史震林虚构出来的呢？回想我先前之所以不能无疑，潜意识中就是有问题在。而现在，读了杜芳琴女士的研究文章，我的问题解决了。

杜芳琴女士一方面指出，双卿这样的美人加才女加贞妇，是文士们理想的女性的范本；另一方面又指出，双卿是自觉地按照这个理想来塑造自己，真正在现实里把自己塑造成型，是一个适合于文士们的理想的活人。当时社会需要这样活生生的典型，正如杜芳琴女士所说：“她的模范行为确实在当时见到了社会效果：文士们在交口赞誉受苦受难的忠贞的才女美人，目不识丁的农民也在用双卿的‘模范’事迹来教育女儿，……社会就是这样在塑造着一代代‘模范’妇女角色。双卿的德，双卿的才，连同她的情和色，无不是社会家庭和男性世界的需要。”

原来，如此残酷如此荒谬的“模范”，竟然能使女子一代又一代自觉自动地来“就范”，这就更加残酷，更加荒谬。我们读双卿的诗词散文，觉得的确都写得好，忍不住要诉诉苦难的固然写得好，表白要贞节自守的也写得好，但前者使我们无限同情，后者却使我们非常不舒服，非常难于同情，就因为那实在太残酷太荒谬的缘故。但是，所谓“就范”也者，换一个角度看，何尝不可以说

是一个弱女子，抵抗不了社会的强大的塑造力？杜芳琴女士已经这么提过。我们试为双卿设想，她不可娜拉式地出走，她不可能改嫁给任何一位才子，她不可能跑回娘家去，那么除了一死或者遁入空门而外，她事实上只有做她丈夫的妻子、婆婆的儿媳这一条路，既然如此，她又怎么能不努力做一个贤妻孝妇，即使不能感动丈夫、婆婆，至少希望减少一些虐待的借口呢？那么，双卿的所谓“德”，其实也应该包括在她的苦难之内，不但不应该抵销我们对她的苦难的同情，而且是最令人感到撕心裂肺之痛的苦难。何况，矛盾荒谬到这个程度，这里面就自然有一种张力，使人禁不住要想想，它的最深隐之处，是不是有什么压抑到濒临爆发的东西呢？时代毕竟不同，接受效果也会不同了。这是史震林所料未及的。于是，我要向杜芳琴女士的研究致以一个读者的谢意。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目 录

序	舒芜
---------	----

贺双卿和《雪压轩集》(代自序)	1
-----------------------	---

一、双卿其人	2
--------------	---

二、双卿著述	9
--------------	---

三、曾与评说	16
--------------	----

《雪压轩集》校注	24
----------------	----

词(十四首)	25
--------------	----

浣溪纱	27
-----------	----

望江南	29
-----------	----

湿罗衣	32
-----------	----

玉京秋·自题《种瓜小影》	34
--------------------	----

二郎神·菊花	36
--------------	----

孤鸾·病中	38
-------------	----

惜黄花慢·孤雁	41
---------------	----

凤凰台上忆吹箫·残灯	44
------------------	----

薄倖·咏疟	46
-------------	----

一剪梅	49
-----------	----

摸鱼儿·谢邻女韩西馈食	51
-------------------	----

凤凰台上忆吹箫·赠邻女韩西	54
---------------------	----

春从天上来·梅花	57
春从天上来·饷耕	60
诗(三十九首)	63
咏蛙二首	65
七绝 答赵闾叔	68
七律 答段玉函	70
和白罗诗九首	72
武宁溪韵赋七言古诗七首	81
步宁溪前韵应三人题为七言古诗三首	86
岁旱 和梦觐	89
遗赵闾叔诗四首	91
柳絮 赠赵闾叔	94
秋荷十首 和郑痴庵咏荷十绝	96
文(五篇)	103
题陈希古诗后	105
与舅氏书	105
与段玉函书	105
与史震林书	106
与赵闾叔书	106
贺双卿研究(三篇)	109
史震林、《西青散记》与双卿	
——兼论双卿其人的真实性问题	111
一、关于“梦幻说”:在真幻、神人之间	114
二、关于“虚构说”:以实求美、美未必虚	130

农妇的声音：十八世纪江南农村妇女的 生活和精神世界	143
一、苦难的农妇	143
二、不幸的才女	161
“佳人情结”与“才子渴慕”：一种两性关系的模式 及其文化意义	172
一“佳人情结”：旧土壤滋生的 人文主义性别观	172
二“才子渴慕”：追求幸福的梦？ 倾诉哀惋的歌？	191
附录	197
双卿传	197
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年)	199
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 年)	226
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 年)	234
乾隆元年 丙辰(1736 年)	237
尾声	240
《西青散记》序、跋	243
西青散记序之前	245
西青散记序之后	248
西青散记自序	251
西青散记跋	251

贺双卿和《雪压轩集》(代自序)

十八世纪 30 年代,在江南一个群山环绕的无名农村,隐没着一位极富文学天赋的农民女诗人,她的名字叫双卿。一个非常偶然的会使她的文学才能显扬于世,她的作品能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她的名字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那缘由是一位出身下层的落拓文士史震林在游历生活中遇见了她,于是在他的著作《西青散记》中记录下了她的生活、著作。由于史震林和他的朋友对双卿及其诗词的极力推崇与宣传,更由于双卿诗词的独特魅力,一时,在江、浙一带流布甚广,甚至远播京师。自清乾、嘉以来,曾被多次结集编选,评论研究,至今仍被海内外一些研究者所关注。

历来人们对双卿的兴趣所在,大致不外乎对她的作为才貌双全的佳人和作为境遇身世不幸的农妇的双重身分同情、欣赏甚至还有几分猎奇。将双卿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特别是从妇女历史(下层妇女生活心态史)和妇女文学的交叉点来研究,是最近从海外蔓延到国内的新趋向。因此,系统整理研究双卿的生平作品,对于研究中国清代社会史、妇女史以及文学史都是很有意义的。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本完整的关于双卿作品的编辑校注本,更不要说系统的研究工作了。这里,仅仅想进行一次尝试,将目前搜集到的关于双卿及其著作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并初步做一些研究的工作,以期进一步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与兴趣。

这本关于双卿的集子分为如下部分:

(一)作品辑、注释与有关评论(又分词、诗、文三类);

(二)专题研究 3 篇。

另有附录供研究者参考。

在这里,想向大家申述如下几个问题,作为该书序言。

一、双卿其人

关于双卿其人,一直是个很牵动人心的问题,首先关于双卿其人的真实性,就是一桩大公案,本书将有专文进行探讨。这里,只打算介绍历来关于双卿生平事迹的著作中的论述与记载,基本上是“述而不作”。

前面已说过,最早记载双卿生平与著作的书是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史震林,江苏金坛人,他生活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他是双卿一段生活经历的目击者。他在《散记》中这样记述双卿身世、经历与天赋:

双卿者,缙山女子也,世农家。双卿生有夙慧,闻书声即喜笑。十余岁习女红,异巧。其舅为塾师,邻其室,听之悉暗记。以女红易诗词诵习之。学小楷,点画端妍,能以一桂叶写《心经》。有邻女嫁书生,笑其生农家,不能识书生面也。雍正十年,双卿年十八,山中人无有知其才者,第啧啧艳其容。以是秋嫁周姓农家子。其姑乳媪也。赁梦垞舍,佃其田;见田主,称“官人”。其夫长双卿十余岁,看时宪书,强记“月”、“大”、“小”字耳。(卷二)

缙山老人告余曰:“双卿性潇洒,而意温密,飘飘有凌云气,无女郎琐窄纤昵态;以才情自晦,往来双卿家者,不见其笔墨痕也。嫁村夫,贫陋颇极,舅姑又劳苦之,不相恤;双卿事之善,意虽弗欢,见夫未尝无愉色,饥倦忧瘁,言笑犹晏晏也。”(卷二)

关于双卿生平行状的记载，史震林的《西青散记》是最早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原始记录了。因为史震林是双卿夫家佃主张梦觐的好友与座上客，自雍正十年（1732）双卿嫁到周家，直到乾隆元年（1736），史震林一直是双卿行状的耳闻目击者、见证人和记录员，他和双卿更有着密切的文字交往。他的记载按说是不容置疑的。但也不免为后人留下了疑窦：如双卿的姓氏，《散记》中并无明确交代，只说她嫁给“周姓农家子”；她的父母也从未提及，但却多次提到双卿的舅父，这大概与史震林对读书人更感兴趣有关——双卿的父母是农民，而她的舅父是教私塾的秀才，并对双卿的文学天赋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入《散记》的女诗人——段玉函妻张琼娘、吴震生妻程琼、虞拊石妻荆六娘等都有姓氏可考，唯独他书中的主人公双卿却无姓氏，这只能用史震林的写作旨趣来解释：该书不单在于为他所崇拜的女诗人作传，而还在于满足他多年来对一种理想人格、人生的追求和舒释他长期以来胸中的郁积。史震林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他的《西青散记》是用记实手法捕捉记录底层社会中十分有价值的关于小人物的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恰恰是历史家所忽视的部分。史震林无意写史，而《散记》却成了难得的社会史资料。双卿恰恰处于这部史料的核心地位，尽管不是她的整个人生经历，只是短短四、五年的生活片断（1732—1736）。据《散记》所载，双卿大约生于1714年（她雍正十年—1732年嫁周家时18岁或20岁），卒年不详。关于《散记》所载双卿生平、行状和创作情况，史震林提供给我们已足够丰富的了，可以说，历代没有一位女诗人能被如此详细记载。今整辑为《双卿传》，附于后，以飨读者，此处不赘。

由于《西青散记》长期以来无正式刻本或因刻本流传不广，只是靠手抄口传流布，双卿的事迹与诗词传播的范围很有限，并且常发生以讹传讹的现象。即使近在乾隆年间，离双卿生活的时代未远，就发生了混乱。董潮（浙江海盐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

官翰林院庶吉士)在《东皋杂抄》中有这样的记载:

庆青,姓张氏,润州金坛田家妇女也。工诗词,不假师授,然不以村愚怨其匹。有盐贾某,百计谋之,终不可得。以艳诗投之者,骂,绝不答。可谓以礼自守,胜于张红桥、姚日华多矣。近见其诗词如《孤鸿》云……《残灯》云……虽纯疵参半,亦颇不俗矣。七言诗,颇学长吉、飞卿,惜不能全记。(卷三)

这里已将双卿的姓名、籍贯搞得面目不清。看来董潮并未读过《西青散记》抄本,只是据零星片断或口耳相传得知双卿几首诗词。(史震林、曹震亭等人于乾隆元年曾公车北上京师,史离缙山前,曾向双卿表示北行使其名满天下。又双卿的崇拜者之一“醉书仙”申志纶为北平人,通过他传播双卿事迹与创作也未可知。)我怀疑,董是将《散记》中所载两位女诗人张琼娘(“怀芳子”段玉函妻)和双卿组接在一起了,便成为“张庆(琼)青(卿)”,关于对诗词无师而工和不怨其夫的说法皆合《散记》所载,拒盐商“以礼自守”云云疑即《散记》所载双卿却陈希古之事(详见“双卿传”)。所引两首词《孤鸿》即《惜黄花慢·孤雁》)皆为双卿所作。董潮所见正是流行的手抄本。

稍后,生活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吴德旋(1767—1840,江苏宜兴人,诸生)在《初月楼续闻见录》有如下记录:

张琼娘,武进人,适同邑段玉函,玉函自号“怀芳子”,善诗词,与妇琼娘相倡和……玉函之友金坛史震林,著《西清散记》,采玉函与琼娘诗甚夥。而所载双卿事尤凄惋。双卿者,缙山女子也,不详其姓,世农家。双卿貌妍冶,生有夙慧,闻书声,即喜笑。十余岁,习女红,异巧。其舅氏为童子师,塾邻双卿卧室,诸童子所诵书,听之,悉能暗记。又以女红易诗词,诵习之。学作小楷,书,点画端妍,

能于桂叶写《心经》。有邻女嫁书生者，笑其生农家，不能识书生面，持此将安用之。雍正十年，双卿年十八，嫁邻村周姓，其夫农家子，长双卿十余岁，但能看时宪书，记“月”、“大”、“小”字耳。其明年夏四月，史震林避暑绡山耦耕堂，段玉函至，与之望晚山。双卿方执畚户外，已，复携竹篮种瓜瓠桥西岸，闻震林、玉函相与语，知为才士矣。明日，玉函得其词，以芍药叶粉书《浣溪纱》一首；又以玉簪叶粉书《望江南》一首，词意若嘲玉函者。玉函怒。双卿闻之曰：“妾生长山家，自分此生无福见书生；幸于《散记》中识才子，每晨夕持香望空稽首，若笼鸟之企翔凤也。”于是向隅而叹曰：“田舍郎自足相守。此生不愿识书生面矣。”玉函闻之，甚悔，填词十数首，索和，不答。玉函属画史张石邻写其容，为《双卿种瓜图》。石邻至绡山，欲见双卿，不可得。日将暮，双卿出浣柳树下，侧窥之；过其前，平视之，曰：“得之矣；虽然，凄隐之意，在有无间，非可摹而似也。”图成，示双卿，乞自题。双卿题《玉京秋》词于上，既而悔之，不肯还。论者以为发乎情止乎礼义，得诗人之意焉。双卿虽病痺，舅姑不加恤，劳苦之；然双卿未尝不承顺，意虽不欢，然见夫未尝无愉色也。（卷一）

看来，吴德旋是读过《西青散记》的。他对双卿的记录基本上本于史震林说，并加上他的部分想象加工，使事实过程更加细密圆通。但他的写作意图是在宣扬妇女贞节贤慧识义的“德行”而不重在表现“才情”。在吴德旋笔下，双卿还是“不详其姓”。他是将张琼娘和双卿并提且区分得很清楚的。

于道光辛卯年间（1831）成书刊行的完颜恽珠（号长白女史）辑录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也尚未给双卿冠以姓氏，只是如此介绍她的生平：

双卿，家四屏山下，世业农。嫁金沙缙山里周姓樵子。生有夙慧，吟咏清新……

但到了同治年间刊行的黄韵珊(号吟香诗舫主人。浙江海盐人，道光时举人)编纂的《国朝词综续编》(同治癸酉本)中，始将双卿冠之以贺姓，黄在双卿词前小序中介绍说：

贺双卿，字秋碧，丹阳人，金沙缙山农家周某室，有《雪压轩诗词集》(卷二十二)

在这里，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关于双卿的姓字和原籍较前明确了，为双卿冠以贺姓，加上字秋碧，原籍丹阳，嫁到金沙(金坛)缙山。一是为双卿诗词之作冠以集名。关于“贺”姓，大抵出于黄韵珊的推断。原来，黄韵珊在整理编纂《国朝词综续编》时，收集的丹阳籍词家多姓贺，如贺宽、贺国璘、贺对达等。黄氏这样介绍他们：

贺宽，字瞻度，号拓庵，丹阳人。同治九年进士，官大理寺评事。

贺国璘，字天山，号璪厂，丹阳人。由太学生考授州同知。有《载道堂集》、《飞鸣阁诗余》。

贺对达，字兼山，丹阳人，有《皱水轩词稿》。(以上皆见卷二十)

又王昶编纂的《国朝词综》中，还收录了丹阳籍女诗人贺洁的词作。王昶为之序曰：

贺洁，字靓君，丹阳人。溧阳史左臣室，有《文政堂词》。(卷四十七)

贺洁还有胞妹贺禄，也能诗，著有《奁余诗词草》。对贺禄，胡文楷作如下介绍：